

乾隆朝苏州织造成做宫廷御用漆器的初步研究

杨 勇

内容提要 笔者在研读《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时发现,乾隆朝的宫廷御用漆器并非如以往学者所主张,只有雕漆是在苏州制造,其他漆器品种除了进贡皆由造办处漆作制造。苏州织造实际承担了御用雕漆、脱胎漆、部分填漆及少量彩漆、仿洋漆等器皿的制作或改做任务。乾隆三十年以后,皇帝也经常将部分雕漆器和填漆器发往苏州收拾修补,苏州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造办处以外最大的宫廷御用漆器生产及维护中心。

关键词 乾隆朝 苏州织造 宫廷御用 漆器

造办处档案是我们研究清代宫廷御用漆器的第一手文献资料。2005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1〕}(下文简称《总汇》)出版,全面系统地公布了雍正至乾隆时期宫廷御用器物制作、修理和收藏等方面的资料。笔者在研读这批资料时发现,苏州织造实际承担了乾隆御用雕漆、脱胎漆、部分填漆及少量彩漆、仿洋漆等器皿的制造或改做任务。查阅档案还可以发现,乾隆皇帝经常把雕漆和填漆发往苏州收拾。而这些修补漆器的记录,目前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本文在系统搜集《总汇》中漆器资料的基础上,拟从制作、改做、收拾见新三个方面,对乾隆朝苏州织造成做的宫廷御用漆器活计的情况进行初步探讨。

一 苏州织造制作的漆器

根据工艺品种,皇帝诏令苏州制作的漆器可以分为脱胎漆、雕漆、填漆及其他四大类。

1. 脱胎漆器

乾隆朝苏州织造制作的御用脱胎漆器根据装饰风格又可以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脱胎漆香色地五彩西番莲纹佛日常明五寸盘和六寸盘〔图一〕,根据档案记载,仅于乾隆元年十二月由造办处做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55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

图一 乾隆款脱胎漆香色地五彩西番莲纹佛日常明盘



样，交苏州制作过一次，制成后在慈宁宫花园、佛堂等处使用^{〔1〕}。此乃乾隆朝最早旨令苏州织造成做的漆器品种。另一类是脱胎朱漆菊瓣式盘、盖碗、盒。有学者提出，此类脱胎漆器系清宫造办处制作，但从档案资料看来，实际上是由造办处做样，发往苏州成做。

从乾隆三十八年起，皇帝先后多次命令苏州仿照明永乐菊花盘式样成做脱胎朱漆菊瓣式盘，外底刻“大清乾隆仿古”楷书填金款^{〔2〕}。在部分盘的盘心刻乾隆三十九年专门创作的御制诗《咏仿永乐朱漆菊花盘》，诗中赞叹：“吴下髹工巧莫比，仿为或比旧还过。脱胎那用木和锡，成器奚劳琢与磨。”^{〔3〕}〔图二〕

乾隆四十年二月，皇帝命令苏州按照青玉盖盅样款大小，照先前做过的朱漆菊瓣盘做法一样成做朱漆菊瓣盖盅一对，照青白玉撇口碗样款大小成做朱漆菊瓣盖碗一对^{〔4〕}，俱刻“乾隆年制”篆书填金款。同年十一月又命苏州成做放大五分朱漆菊瓣盖盅二对，盅里、盖里圆光黑漆地刻填金字御制诗《题朱漆菊花茶杯》^{〔5〕}〔图三〕。

乾隆四十二年初，传令苏州照朱漆菊瓣盘样款成做朱漆菊瓣盒八件^{〔6〕}。八月底将菊瓣盒底上应刻诗句^{〔7〕}圆光本文大小二张（各随年款样）、朱漆菊花盖盅盅里、盖里应刻诗句圆光本文二张发往苏

〔1〕 参见《总汇》第7册“记事录”，页207—208。

〔2〕 参见《总汇》第36册“记事录”页615；第36册“行文”，页703；第38册“行文”，页641；第40册“行文”，页182。

〔3〕 （清）弘历：《咏仿永乐朱漆菊花盘》，《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集》第六册，页64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4〕 《总汇》第38册“行文”，页621—622。在这条档案里，皇帝曾要求“盅、碗木胎薄厚要与先做过菊瓣盘一样”，说明这类漆器应为木胎。但从北京故宫收藏的朱漆菊瓣盒口边断茬看，显系夹纻胎，前引《咏仿永乐朱漆菊花盘》也认为菊瓣盘是脱胎，是否存在底为薄木胎，壁为夹纻胎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笔者暂时将朱漆菊瓣式盘、碗、盅、盒归入脱胎漆一类。

〔5〕 《总汇》第38册“行文”，页666。并参见（清）弘历：《题朱漆菊花茶杯》，前揭《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集》第七册，页473。

〔6〕 《总汇》第40册“行文”，页182。

〔7〕 （清）弘历：《咏朱漆菊花盒》，前揭《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集》第六册，页957。

图二 乾隆款脱胎朱漆菊瓣式盘



图三 乾隆款脱胎朱漆菊瓣式盖碗



州，“嗣后成做朱漆菊瓣盒、盖盅，俱照发去本文刻字填金，其所做盒、盅或大或小俱用此诗句款式收放刻做”^{〔1〕}〔图四〕。

除了苏州织造制作以外，乾隆五十九年至六十年江苏巡抚奇丰额^{〔2〕}，江总督书麟^{〔3〕}、苏龄阿^{〔4〕}，漕运总督管干珍^{〔5〕}曾进贡过数件脱胎朱漆菊瓣式盘、盒、盖碗。

脱胎菊瓣式器皿当时陈设于乾清宫、镜清斋、宁寿宫、淳化轩等处。有的菊瓣盘会由造办处配架

〔1〕 参见《总汇》第40册“行文”，页227。

〔2〕 参见《总汇》第55册“贡档”，页136、页744。

〔3〕 参见《总汇》第55册“贡档”，页97。

〔4〕 参见《总汇》第55册“贡档”，页764、页787、页821。

〔5〕 参见《总汇》第55册“贡档”，页766。

图四 乾隆款脱胎朱漆菊瓣式圆盒



座安设¹；有的盘内配宋锦，用以盛放白玉桃式盒²；有的菊瓣盒陈设于宝座旁³。可能由于器壁太薄，脱胎朱漆菊瓣式盘、碗、盒损坏后无法修补，只能变价处理⁴。

2.雕漆器

雕漆是乾隆朝苏州织造制作数量最多的漆器工艺品种。

从造办处档案看，雍正四年三月，皇帝诏令油漆作家内匠役，若做得来，将做法甚好的雕漆荔枝盒照样做几件，将原样擦磨收拾。十四天后油漆作仅将雕漆荔枝盒一件收拾好交进⁵。杨伯达先生据此推测，当时的漆作尚不能仿制雕漆⁶。此种状况直到乾隆朝仍未有所改观。但世宗和高宗两位皇帝并未放弃，先后于雍正五年⁷、乾隆二年⁸诏令牙匠尝试仿制雕漆器，皆取得成功⁹。乾隆四

〈1〉 参见《总汇》第45册“盘山”，页744。

〈2〉 参见《总汇》第37册“行文”，页444；第38册“灯裁作”，页228。

〈3〉 参见《总汇》第40册“记事录”，页431。

〈4〉 参见《总汇》50册“记事录”，页103。

〈5〉 参见《总汇》第2册“油漆作”，页161。

〈6〉 杨伯达：《清代苏州雕漆始末》，《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又载氏著《中国古代艺术文物论丛》页169，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7〉 雍正五年九月诏令牙作工匠仿制一件雕朱漆小圆盒，于六年五月做得呈进（参见《总汇》第2册“牙作”，页685。）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条雍正朝造办处成功制作雕漆的材料。

〈8〉 乾隆二年十月命油漆作照多宝格内红雕漆圆盒样式做几件，三年十月又传旨：“雕漆盒若漆得时，交牙匠雕刻。”一个月后做得呈进雕漆盒二件。参见《总汇》第7册“油漆作”，页684。

〈9〉 除此以外，乾隆元年二月传令鞍甲作先后成做各式雕漆鞍七副，制作第一副时，油作曾用外雇雕漆匠做过五工。参见《总汇》第7册“鞍甲作”，页122—125；“买办库票”，页397。

年十月甚至命当时的著名牙匠封岐雕刻漆盒¹¹，但成功与否，《总汇》没有提及。此后再无命令造办处牙匠仿制雕漆的记录。上述材料似乎都在暗示：牙匠制作的雕漆并不能令皇帝满意。

乾隆皇帝在旨令牙匠尝试雕刻漆器的同时，于乾隆三年四月传旨，命令苏州织造海保将红雕漆盘三件、黑雕漆盘七件、红雕漆兽面花瓶一件、黑雕漆方盒一件、红雕漆圆盒一件收拾见新，次年二月份部分盘、盒做得送京¹²。笔者推测，可能因皇帝对苏州工匠的雕漆手艺比较满意，遂于四个月后开始命令海保制作各类雕漆器¹³。乾隆十二年二月甚至诏令苏州，“南边现做雕漆活计俱要酌量地方刻款”¹⁴。乾隆五年直至乾隆六十年，除了元明遗留外，宫廷御用的大量雕漆器部分改由造办处发样，交苏州织造制作¹⁵，还有部分是由各类官员进贡获得¹⁶。北京故宫收藏的剔红海兽纹圆盒¹⁷〔图五〕、剔彩大吉宝案¹⁸〔图六〕、百子晬盘¹⁹〔图七〕等雕漆作品现在已经明确是由苏州成做的，从这些作品观察，海水纹如发丝般纤细，构图复杂但不失精致，乃乾隆朝苏州雕漆工艺的显著特点。

乾隆御用的雕漆器以各式盒(匣)、盘、碗、花瓶和香几的数量最多，还有如意、剑架、笔、笔筒、香炉、唾盂、宝座、地平、条案和椅等，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盒(匣)配屉板，用以盛装玉

〈1〉 乾隆四年十月，将照多宝格内红雕漆圆盒做得红漆圆盒胎子一对持进呈览，奉旨：“将此胎交与封岐，先画样呈览，准时再雕刻。”参见《总汇》第9册“油作”，页159。

〈2〉 《总汇》第8册“苏州织造”，页272。

〈3〉 《总汇》第9册“苏州织造”，页91。笔者推测，乾隆五年二月初七日(9册“油作”，页460)、四月二十六日(9册“刻字作”，页581)、乾隆六年九月二十七日(9册“刻字作”，页693)刻名色签的雕漆盘、盒、瓶可能都是乾隆四年传旨后，在苏州陆续制成的。

〈4〉 《总汇》第15册“苏州”，页89。

〈5〉 乾隆十九年十月命令匠作将紫檀木镶嵌箱一件上“镶嵌去了磨平，交余省，或起松竹梅，或起文雅稿呈览，准时做雕漆箱”(参见《总汇》第20册“匠作”，页133)。改制的紫檀雕漆箱究竟由造办处成做，还是发往苏州成做，甚至最终是否制作成功，《总汇》皆未记载。除此以外，乾隆朝造办处再无制作雕漆的记录。

〈6〉 例如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初一日，总管太监王常贵传旨：“尤援世所进太平有象雕漆桌灯一对着伊家人送往圆明园，交总管太监李裕，着于九洲清晏陈设。”参见《总汇》第33册“杂录档”，页159。

〈7〉 乾隆十八年五月初六日，太监胡世杰交雕漆海兽圆盒一件(棉垫、木座)，传旨：“着交南边照一模一样做雕漆圆盒二件。”参见《总汇》第19册“苏州”，页421。

〈8〉 乾隆八年十二月初九日，太监胡世杰交洋漆香几一件，传旨：“照此样着做杉木胎香几一件，腿放高五寸，牙板亦放些。钦此。”于乾隆九年五月初十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将做得杉木胎方盘香几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交南边雕做面子，俱雕做五彩，托泥三面要回纹锦，腿子四面要回纹锦，枱子要二面回纹锦。要特等雕做一对，赶年底要得一件，盘底长刻‘乾隆年制’，方刻‘大吉宝案’款样，钦此。”参见《总汇》第17册“木作”，页437。

〈9〉 乾隆七年十一月初三日，太监高玉传旨：“着海望将晬盘或雕漆，或填漆，或龙凤穿花，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寄字与织造处成做。钦此。”于本月二十日司库白世秀将做得木胎画百子晬盘样一件持进交太监高玉呈览，奉旨：“着交图拉照样做红雕漆晬盘五件，其盘上人物船只应用五彩之处雕做五彩。于明年二三月间先赶做一件送来，其余四件陆续做得送来。再，盘底刻‘大清乾隆年制’长款，下刻‘百子晬盘’方字样。钦此。”参见《总汇》第11册“苏州”，页203。

图五 乾隆款剔红海兽纹圆盒



图六 剔彩大吉宝案



图七 剔彩百子睥盘



器、册页¹、九符²、手卷³、扳指⁴、经卷⁵、数珠⁶、墨⁷等。造办处会为部分盒(匣)、盘、碗、瓶配座⁸，以便于陈设。属“平常之物”⁹者，归入百什件一类¹⁰。深受皇帝喜爱者则配匣、袱，归入乾清宫古上等、古次等或者时做上等各类¹¹。部分乾隆本朝制作的雕漆器除了刻年款外，造办处还会根据纹饰内容镌刻名色签¹²，这是历代未曾见过的新特色。

3.填漆器

无论是从造办处档案，还是从北京故宫现存清宫旧藏漆器看，乾隆朝的填漆较之雕漆要少很多。有学者曾经依据雍正档案材料，推断康雍乾三朝的御用填漆器皆由造办处漆作成做。2005年

〈1〉 例如乾隆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太监胡世杰交红雕漆盒二件(内各盛汉玉璧二件)，传旨：“着将盒内配匣，配册页，上层装玉璧，下层装册页。”参见《总汇》第24册“匣袱作”，页446。此类事例在《总汇》中数不胜数。

〈2〉 例如乾隆十年正月二十一日，司库白世秀将刻得青玉九符二片等持进呈览，奉旨：“装此九符做一雕漆匣，先做样呈览，准时交南边雕做。”参见《总汇》第13册“木作”，页245；“苏州”，页712。

〈3〉 例如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十一日，太监胡世杰交红雕漆匣二件、御临紫檀木壳面藏经纸册页一册、御临小手卷十五卷，传旨：“将手卷、册页照弘德殿雕漆匣样款一样盛装，如不足装添，装册页、挂轴。”参见《总汇》第25册“百什件”，页94。

〈4〉 例如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太监胡世杰交传旨：“将磨去花纹扳指盒送进呈览。钦此。”随将紫檀木盒一件内盛扳指十二件交太监胡世杰呈览，随交出红雕漆圆盒一件，奉旨：“将扳指十二件在红雕漆盒内配匣盛装，先呈样，其换下紫檀木盒磨平交内殿。”参见《总汇》第35册“广木作”，页136—137。

〈5〉 例如乾隆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御笔藏经纸《楞严经》二套着照雕漆佛经匣样式、花纹配匣盛装，先做样呈览，准时交南边做雕漆。钦此。”于本月十九日司库白世秀、七品首领萨木哈、副催总达子将做得雕漆佛像经匣合牌样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着照样准做，四面佛像顶子面上要四海龙王捧签，云中多配令纵神，下边要江芽海水。钦此。”参见《总汇》第14册“苏州”，页346。

〈6〉 例如乾隆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太监胡世杰交菩提念珠一盘、草子念珠一盘，传旨：“着入清玩阁百什件连珠雕朱漆盒内。”参见《总汇》第12册“匣作”，页592。

〈7〉 例如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太监厄勒里交各式黑墨八分(每分计四十锭)，传旨：“将墨交苏州四分，照先做过红雕漆墨匣一样配匣二对盛装，其匣内包袱式提梁不必洒金，满做金漆，得时送来。其余墨四分查匣盛装。”参见《总汇》第41册“行文”，页426。

〈8〉 例如乾隆四十三年，嘉靖款剔彩开光龙凤纹碗一件配香几座，在景祺阁换摆。参见《总汇》第39册“行文”，页515；41册“记事录”，页287—2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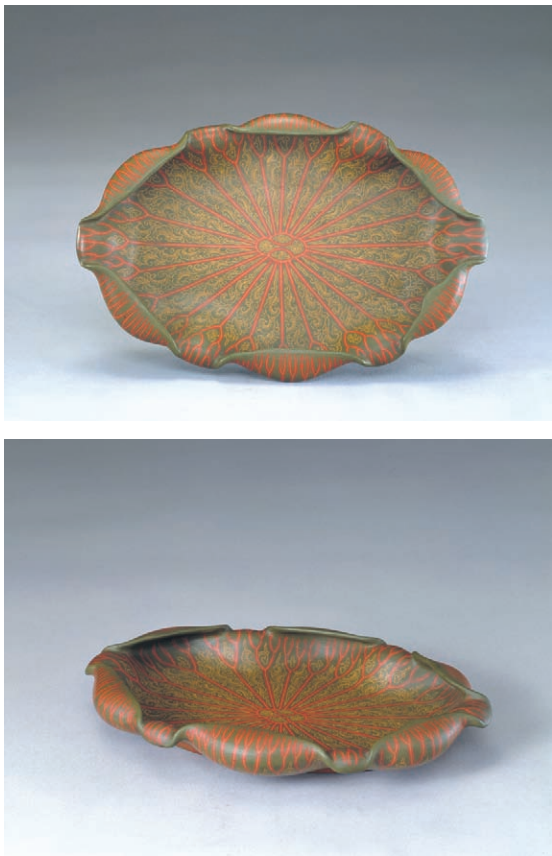
〈9〉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郎中海望奉旨：“养心殿后殿明间屋内桌上有陈设玉器、古玩，俱是平常之物，尔持出配做百什件用，做漆箱盛装。”参见《总汇》第3册“匣作”，页315—320。

〈10〉 例如乾隆九年九月初八日，太监胡世杰交红雕漆琴式盒一件、红雕漆棋罐二件、红雕漆琴式书盒一件，传旨：“俱入百什件，将琴盒内配画一轴，书盒内配书，外边如有书画，即配装上，若无有，向里边讨用。其棋罐内配玻璃棋子，要在棋盘上用得。其棋盒内或册页，或玉器配装。”参见《总汇》第12册“匣作”，页574。

〈11〉 例如乾隆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太监胡世杰交雕漆圆盒一件(木座、纳细垫)，传旨：“将原有纹锦匣查出盛装，入乾清宫时做上等。”参见《总汇》第14册“乾清宫”，页356。

〈12〉 例如乾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太监胡世杰交红雕漆长方春盛盒二件、红雕漆三层圆盒二件，传旨：“盒底俱刻名色。于本月二十五日员外郎白世秀、七品首领萨木哈将红雕漆圆盒底一副贴得‘彩凤幢盒’，红雕长方盒底一对贴得‘福寿宝胜’签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俱照样准刻。”参见《总汇》第19册“匣作”，页686。

图八 雕填漆荷叶式盘



《总汇》出版后，经笔者仔细爬梳发现，乾隆御用的填漆器除了前代遗留、官员进贡^①之外，部分由造办处自行制作，部分则由造办处发样，交苏州织造成做。例如：

乾隆十三年闰七月初九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生秋亭床上着做炕桌四张，照图拉做的御案一样做填漆的，先画样呈览，准时交南边成做。钦此。”

于本月十四日司库白世秀将画得炕案纸样一张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做四张。钦此。”

于十四年七月初二日司库白世秀、达子将苏州织造图拉送到五彩雕填漆如意案四张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②。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太监常宁交荷叶式漆盘一件（建福宫妙莲花室），传旨：“着交苏州照样成做一件。钦此。”

于三十七年九月十八日库掌五德将苏州送到荷叶式漆盘一件随原样一件交太监胡世杰呈进^③。

乾隆三十七年九月初九日，苏州送到……雕填漆荷叶式盘一件（随原奉做样漆盘一件）……持进呈览，二十四日奉旨：“……漆盘交佛堂，做样漆盘仍交原处。钦此。”^④〔图八〕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太监厄勒里交填漆云龙纹大碗一件（随填漆托盘一件），传旨：“着交苏州织造舒文将碗托用旧胎骨照碗上漆水颜色花纹一样另漆。钦此。”

① 例如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两淮盐政普福进雕填漆唾盂二十个，奉旨：“交圆明园总管李裕，转交万寿山查收。”参见《总汇》第29册“杂录档”，页780。又如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奉旨：“苏州织造全德所进雕漆汉纹锦地长方盒一对、雕漆云龙水丝盒二对、雕漆四方八角盒二对、雕填漆膳盒二对、雕填漆果盒二对，着伊差人送往京城，交与内务府大臣英廉。”参见《总汇》第44册“杂录档”，页355。

② 参见《总汇》第16册“苏州”，页188。

③ 参见《总汇》第34册“行文”，页261。

④ 参见《总汇》第35册“记事录”，页533。

于四十五年三月初七日全德将填漆碗一件配得填漆托，在圣因寺行宫呈览，奉旨：“着将填漆碗并碗托着全德照样做四分送来。钦此。”

于四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将苏州送到填漆碗随碗托四分、原样一分呈进讫^{〔1〕}。

经笔者考察，造办处制作填漆器始于乾隆八年，盛于二十七年以前；苏州始于乾隆十三年，二十七年以后逐渐成为填漆制作中心。具体统计情况参见[表一]：

[表一]《总汇》所见乾隆朝造办处与苏州织造成做填漆活计比较简表

	制作(造)	制作(苏)	改做(造)	改做(苏)	收拾(造)	收拾(苏)
乾隆三年			√	√		
乾隆四年			√			
乾隆五年					√	
乾隆六年			√		√	
乾隆七年			√		√	
乾隆八年	√				√	
乾隆九年	√		√		√	
乾隆十年	√		√			
乾隆十三年	√	√	√			
乾隆十四年		√				
乾隆十五年					√	
乾隆十六年			√	√		
乾隆十七年					√	
乾隆十九年	√					
乾隆二十年					√	
乾隆二十一年				√		
乾隆二十二年			√		√	
乾隆二十三年					√	
乾隆二十四年		√	√	√		√
乾隆二十六年	√				√	
乾隆二十七年	√					
乾隆二十九年					√	
乾隆三十年					√	
乾隆三十一年				√		
乾隆三十三年		√			√	√

〔1〕 参见《总汇》第41册“行文”，页414。

[续表一]

乾隆三十六年		✓				
乾隆三十七年		✓				
乾隆三十八年					✓	
乾隆三十九年		✓				
乾隆四十年					✓	
乾隆四十一年		✓				✓
乾隆四十二年		✓				
乾隆四十三年		✓		✓		
乾隆四十四年				✓		
乾隆四十五年		✓				
乾隆四十七年					✓	✓
乾隆四十八年					✓	
乾隆五十年				✓	✓	✓

乾隆御用的填漆器主要包括各式盒(匣)、盘、碗、盆、罐、案、香几、剑架、屏风等。同雕漆类似，填漆盒(匣)用以盛装玉^①、册页、手卷、画^②、数珠^③、图章^④、墨^⑤、扇^⑥等，部分“平常之物”仍旧归入百什件一类^⑦。为方便陈设，盘、碗、盆、罐专门配制架、座^⑧。部分乾隆本朝制作的填漆器除了刻年款外，

①> 例如乾隆十年四月初十日，太监胡世杰交白玉龟鹤方镶嵌一件等，传旨：“着拣选，配装填漆箱内用。”参见《总汇》第13册“匣作”，页637—642。

②> 例如乾隆十年三月三十日，司库白世秀将画得册页匣样一件、手卷匣样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准做汉纹番花样，匣子做填漆，在京内漆做。再，有画二轴，俟交出时亦照此匣样做填漆匣。钦此。”于五月二十九日司库白世秀将漆得糙漆手卷匣一件、册页匣一件各随合牌画匣样，并木胎画匣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手卷匣、册页匣着做二样花纹，其画匣上着另画一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于六月初一日司库白世秀将做得楠木匣画夔龙式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用填漆做。钦此。”参见《总汇》第13册“匣作”，页633。

③> 例如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将苏州送到填漆圆盒二件等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填漆圆盒装念珠，交四执事带往热河。”参见《总汇》第42册“记事录”，页500。

④> 例如乾隆十三年六月十七日，太监胡世杰交填漆匣一件(随各式玉图章十六方)，传旨：“着配二层屉盛装，钮要一般平。配一底屉装折子一件，先做样呈览。钦此。”参见《总汇》第16册“匣作”，页325。

⑤> 例如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初三日，太监胡世杰交填漆罩盖匣一对(内各盛五色墨五锭)，传旨：“着配糊蓝绫杉木匣板，将墨安稳。”参见《总汇》第36册“匣裱作”，页560。

⑥> 例如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初五日，太监厄勒里交五彩填漆罩盖长方匣一件(内盛扇子十把，蓝绫屉)、五彩填漆罩盖长方匣一对(内各盛扇子六把，蓝绫屉)，传旨：“将蓝绫屉有参差不齐处找补糊饰好。”参见《总汇》第52册“匣裱作”，页296。

⑦> 例如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初五日，太监胡世杰交填漆手卷册页盒一对，传旨：“着入百什件。”参见《总汇》第30册“百什件”，页349。

⑧> 例如乾隆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将填漆小罐一件配得高丽木座。参见《总汇》第12册“木作”，页459—461。

造办处也会根据纹饰内容镌刻名色签¹¹。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皇帝的喜爱态度，但档案中似乎并未提及有任何填漆器皿归入乾清宫古上等、古次等、时做上等、时做次等，个中缘由值得进一步探讨。

4. 其他

除了脱胎漆、雕漆、填漆，苏州织造从乾隆九年开始陆续为宫廷制作过单色漆¹²、金漆¹³、彩漆¹⁴、洋漆¹⁵等，尽管每次成做的数量有限，毕竟展现了宫廷对苏州漆匠多方面的需求。

二 苏州织造改做的漆器

皇帝旨令苏州织造改做的主要是填漆器。根据上引[表一]，这项工作始于乾隆三年，在乾隆二十四年以前主要由造办处承担¹⁶，乾隆三十年以后则在皇帝确定样款之后，全部发到苏州完成。

改做填漆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其一是改做纹饰。例如：

〈1〉 例如乾隆五年二月初七日，太监毛团交填漆四方入角盒大小三对、填漆海棠式盒一对、填漆腰圆盒一对、填漆圆盒大小七对、填漆菊瓣盒一对、填漆长方入角盒五对、填漆方胜盒一对、填漆菱花盒一对、填漆六寸盘十四件、填漆菊瓣七寸盘一对、填漆菊瓣大盘一对、填漆菱花大盘一对、填漆八方大盘一对、填漆方盘一对、填漆长方盘大小二对、黑漆深雕爱月云盘一对、红雕漆桃式盒一对、朱漆深雕葵花盘一对、红雕漆四方双龙盒一对、朱漆深雕龙凤盘一对、红雕漆江崖海水腰圆盘一对，传旨：“着照盘内花样、盒外花样，按其名色，酌量底子、地仗俱刻签子，应刻何处，先贴样呈览，准时再刻。于本月十三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将填漆盒、盘三十四样俱按花样贴得名色签子，”持进交太监毛团呈览，奉旨：“准照贴的签子名色镌刻。”参见《总汇》第9册“油作”，页460。

〈2〉 例如乾隆十八年十月十三日，笔帖式福宁持来太常寺汉字文一张，内开为太常寺公务事准会典馆奏准先师孔子庙应添祭器一案，相应抄录粘单移咨贵府，遵照会典馆原奏办理，等因启怡亲王准行，遵此回明内大臣海望、承恩公德保、总管西宁、白世秀准行。记此。于十九年二月初四日苏州织造安宁送到红漆边里竹筐二件，于本月初五日交国子监典簿白宁领去讫。参见《总汇》第19册“苏州”，页426。

〈3〉 例如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初十日，将青玉象一件上做得挑杆木样，画得联纸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将杆子放粗些，并楼子、挑头、仙人杆子俱做金漆的，其宝盖、刷子联俱做缙丝的，做准样着色，发往苏州安宁处成做。钦此。”参见《总汇》第27册“行文处”，页335。

〈4〉 例如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太监厄勒里交彩油八仙人八件、彩油福禄寿仙人三件、彩漆莲瓣托盘一件，传旨：“仙人脸型形势样款不好，着交同德带去交与舒文，仍用旧胎骨另改做，照莲瓣托盘上漆水一样重漆见新，照样再成做一份，各随银镀金杯，得时交宁寿宫。钦此。”参见《总汇》第41册“行文”，页412。

〈5〉 例如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太监厄勒里交洋漆扇式三层提梁盒一件(少盒盖一件)，传旨：“着发往苏州配做盒盖一件送来。”参见《总汇》第46册“行文”，页633—634。

〈6〉 例如乾隆四年二月初四日，太监毛团等交填漆小柜一件(内盛什锦扇一百柄)，传旨：“着将填漆柜另漆，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于七月三十日首领李久明将画得紫漆地画五彩云龙雕漆戗金纸样一张交太监毛团、胡世杰、高玉呈览，奉旨：“扇箱五面俱照此准做。”参见《总汇》第9册“油作”，页155。

乾隆十三年八月十七日，太监胡世杰交黑漆描金花炕桌二张、黑漆炕桌一张，传旨：“将描金花炕桌着漆填漆，其黑漆炕桌着漆黑漆。”参见《总汇》第15册“油作”，页649。

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太监胡世杰交填漆圆盒一件，传旨：“着交图拉用旧胎骨，照寿春盒花样，仍做填漆，将子口合严，底刻‘大清乾隆年制’。钦此。”

于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员外郎白世秀将苏州织造做得送到寿春盒一件（随蓝册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¹。

乾隆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太监胡世杰交雕填漆三足圆盘一件（奉三无私），传旨：“将盘内八角花纹改做六角，先画样呈览，准时发往苏州，用旧胎骨照样漆做，仍要‘大明宣德年制’款。钦此。”

于三月初一日催长四德、笔帖式五德将雕填漆三足盘内贴得改画六角花纹纸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准发往苏州，仍用旧胎骨照样另漆做。钦此。”²

其二是利用原有漆器品种的胎骨，改做填漆花纹。例如：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太监胡世杰交填漆方匣一件、彩漆匣三件、影子木方匣一件（东暖阁），传旨：“着交安宁，将填漆匣一件照旧从漆见新。彩漆匣三件仍用旧胎骨，照填漆方匣一样改做填漆，其花样酌量，匣里不必动。再照影子木方匣大小另做填漆匣一件，一并送来。钦此。”³

改做雕漆器的材料比较少，全系交苏州完成。见于《总汇》的有两种改法。一种是改做花纹⁴，另一种是添配零件，重新组合⁵。

1. 《总汇》第18册“苏州”，页417。

2. 《总汇》第30册“行文”，页332。

3. 《总汇》第24册“行文处”，页616。

4.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员外郎白世秀、金辉将百什件内存库贮雕漆盘三件、填漆盘二件、填漆盒二件持进安在奉三无私呈览，奉旨：“着交安宁，仍用旧胎骨，原雕漆者仍做雕漆，填漆者仍做填漆，要寿春宝盘花样，刻‘乾隆年制’款。钦此。”参见《总汇》第21册“行文”，页765。

5. 例如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太监厄勒里交红雕漆入角高装盒一件（王杰进，计九屉，内八屉各盛十二候册页一册，一屉盛汉青玉素璧一件），传旨：“将盛册页屉八件内另配合牌屉板，仍用原旧蓝绫糊饰，其盛玉璧屉撤下，并雕漆屉俱变价。钦此。”于四十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将红雕漆高装盒一件连盒底共计九屉内，除盛玉璧屉一件原撤下变价，其余八屉内各盛十二候诗册页一册，另配得合牌屉板，用原旧蓝绫糊饰呈览，奉旨：“盒屉八屉分四屉，随盖，内各盛册页二册，余剩四屉用三屉发往苏州配盒底一件、盒盖一件，得时与册页盒配成一对，其余一屉并变价一屉再伺候呈览。钦此。”于二十四日将红雕漆屉一件并变价红雕漆屉一件、汉青玉璧一件呈览，奉旨：“将雕漆屉二件俱发往苏州添做盒底、盒盖，配成幢盒一件，其雕漆颜色要与旧雕漆屉颜色一样，汉青玉璧仍交崇文门变价。钦此。”于四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苏州送到配盒底、盒盖红雕漆盒三件，呈进交香山一件、万寿山二件讫。参见《总汇》第45册“行文”，页420—421。

除此以外，苏州还曾先后承担过描金漆^①和仿洋漆^②的改制工作。

三 苏州织造收拾见新的漆器

漆器的收拾见新工作可以具体分为擦抹(包括打磨、刷洗)，另漆里(底)，磕(裂)处粘补三类，其中擦抹的难度最低，粘补漆器磕(裂)处要求的工艺技术水平最高。根据档案记载，苏州织造负责收拾的漆器主要是雕漆和填漆。

1. 雕漆器

[表二]《总汇》所见造办处与苏州收拾雕漆活计比较表

	造办处	苏州
乾隆三年	龙凤雕漆八方渣斗1另漆底；剔红盒1罩漆见新雕漆圆盒1、剔红香几1粘补；雕漆盒1、盘2、剔红盒6、剔黑盒1、盘1、剔红盒9、盘17、香几1、雕漆盒1收拾；剔红圆盒2、雕漆盒3、盘1迸裂处收拾；	雕漆兽面花瓶1、盘10、盒2收拾
乾隆七年	雕漆盒1收拾见新	
乾隆十三年		剔黑砚匣1用旧胎骨另见新
乾隆十四年		雕漆圭式盒1不齐全处收拾
乾隆十八年	雕漆圆盒1擦抹；剔红长方盘2磕处收拾	
乾隆十九年	剔红双圆盒1磕处收拾；剔红香几1对面磨平，漆素漆；剔红圆盒1擦抹	
乾隆二十年	剔红圭式盒1盒里磨去另漆；红雕漆地黑雕漆花长方盒1、剔紫长方盒1、剔黑高装圆盒1擦抹或打磨	
乾隆二十一年	剔红如意1刷洗见新；雕漆钱金三屏风1收拾	
乾隆二十二年	剔红圆盒2擦抹	
乾隆二十三年	剔红圆盒1刷洗见新	
乾隆二十五年	剔红圆盒1另漆里，口迸裂处未收拾	
乾隆三十年	剔红经匣2粘补收拾	
乾隆三十二年	剔红长方罩盖匣1磕崩处粘补收拾	剔红盒1连子口满漆黑漆，里外红漆不必动
乾隆三十三年	雕漆圆盒1漆裂处粘补；剔红海棠盒1磕处粘好；雕漆四层盒1刷洗	剔红圆盒1另漆黑漆里，磕崩处不必动；剔红圆盒1另漆黑漆里；剔红罩盖扇匣1不齐全处收拾齐全；雕漆圆盒1损坏处收拾(先命造办处收拾)

① 乾隆十三年闰七月初四日，太监胡世杰交红漆描金菱花盒一件，随填漆图书匣一件，传旨：“照图书匣盖上的狮子，着画在菱花盒盖上，身上的花纹亦画在盒的身上，照图书匣上花样交南边照样漆做。”参见《总汇》第16册“苏州”，页187。

② 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太监胡世杰交一面玻璃螺钿漆钟架一座(万寿山)、二面玻璃螺钿漆钟架二座(圆明园)，传旨：“着发苏州，将螺钿漆刮去，用旧胎骨另漆黑漆画金花，要仿洋漆做法。”参见《总汇》第39册“行文”，页491。

[续表二]

乾隆三十五年		红漆地黑雕漆圆盒1将盒里坏处收拾好，外面磕处不必动；剔红圭壁数珠盒1黑漆里另漆见新，外面雕漆磕崩处粘补收拾，“要象新的一样”
乾隆三十六年		剔红经匣1伤损之处收拾齐全
乾隆三十七年	剔红碗1金里、金底坑凹不平处收拾好；剔红痰盒1缺处收拾	
乾隆三十八年	剔红盒漆里	
乾隆四十年	剔红痰盂1补漆；剔红圆盒4、剔红八方盒1、长方盒4、圆盒2、箱1、剔红小圆盒5刷洗	剔红圆盒1口底磕处收拾好，“务要随旧”；剔红箱1对将箱上下黑漆边线并箱里从漆见新
乾隆四十一年		剔红圆盒1盒里另漆饰；嘉靖款黄漆地红绿雕漆龙凤碗3另漆黑漆里；嘉靖款红雕漆圆龙碗2另漆黑漆里；雕漆斗1另漆里
乾隆四十二年	剔红盒1擦抹(子口缺漆处似乎未动)；剔红圆盒1子口收拾严	红雕漆盘1擦抹，盘底裂缝处收拾；剔红福禄寿圆盒1裂缝处随旧意收拾好，盒里重漆见新；剔红龙凤长方盒1里底从漆见新，盒面龙爪不齐全处随旧意添补齐全；嘉靖款剔红二龙捧寿入角方盘1盘底黑漆重漆见新；宣德款剔红龙纹圆盒1、嘉靖款单龙捧“圣”圆盒1盒里并底足黑漆重漆见新
乾隆四十三年	剔红提梁匣底1对线缝红绿雕漆长盒1、剔红圆盒1、圆盒1盒里擦抹或打磨；剔红砚盒盖1盖里讹字磨平补漆	
乾隆四十四年	雕漆盒2、雕漆腰圆盘1、剔红圆盒4、剔红圆盒1对、剔红圆盒4对、剔红圆盒1盒里擦抹、打磨或刷洗	雕漆寿春圆盒1对、楼台殿阁圆盘1、圆盒1盒里、盒底、盘底重漆见新，裂缝处收拾好；雕漆腰圆盘1盘口边另漆黑漆，“要与盘里外旧漆颜色一样”；剔红西番花长方罩盖匣1里底另漆黑漆；剔红圆盒1盒里重漆，磕处收拾好；剔红人物圆盒1子口黑漆里重漆，圆盒4盒里打磨
乾隆四十五年	剔红盒55、雕漆盒25、盘2、剔红盒5对打磨或擦抹	红雕漆小盒3照旧漆颜色、花样，将损坏处收拾；剔红圆盒1口沿损坏处收拾好；剔红圆盒1对盒里重漆见新
乾隆四十六年	剔红圆盒1、剔红圆盒6、剔红盒10、剔红圆盒2、剔红小圆盒4、剔红小圆盒6、剔红盒3、剔红圆盒3打磨、擦抹；剔红圆盒1磕缺收拾好	
乾隆四十七年	剔红菱花盒1、雕漆长方盒1、剔红圆盒1、圆盒34、圆盒1、长方盒1、剔彩圆盒1、长方盒1、人物长方盒1、圆盒1、圆盒3、剔黑盒1、雕漆圆盒1、梅花盒1打磨或擦抹；剔红茶盅金里收拾平；剔红盅子2磨金漆，镶金里；剔红梅花式刻诗盘1刮漆另漆黑漆	剔红人物长方盒1磕缺处收拾好，另漆黑漆里剔红云龙长方盒1磕缺处收拾好；红雕漆盘1不齐全处收拾好；剔红云龙大圆盒1不齐全处收拾好

〔续表二〕

乾隆四十八年	剔红圆盒1、长方盒1、小圆盒5、入角方盘1、云龙长方盒1、圆盒4、入角长方盒1对、小圆盒5、长方盒2、四方盒1、各式盒25、长方盒1、八仙庆寿高装盒1、长方盒1、长方盒1、圆盒1、圆盒1、八方盒1、长方盒1、人物长方盒1、圆盒1、雕漆圆盒1对、嵌玉剔红小插屏1、剔黑圆盒1、八方盒1对擦抹或打磨；剔红诗意盅4磕缺处收拾好；剔红嵌玉字诗意菱花盒盖2玉字起下补漆；剔红圆盒1磕崩处粘好	剔红长方罩盖盒1、剔红地米色雕漆花纹柜1外面花纹磕缺处收拾好；剔红人物长方盒1盒外磕缺处随旧意花纹找补收拾齐全，其盒里另漆素黑漆；红雕漆地黄龙金漆里碗2另漆黑漆里；剔红二龙戏珠纹插盖匣1匣、盖务要想法收拾一般大，其开裂磕缺处俱收拾好；剔红大圆盒1、剔紫小圆盒1外面磕缺处随旧意收拾好，另漆黑漆里
乾隆四十九年	剔黑八仙圆盒1、高装盒1、圆盒1、三层长方盒1、长方盒1、方盒1、剔紫圆盒1、圆盒1、剔红圆盒1、金地圆盒1、圆盒2、圆盒1、长方盒1、文具1、小圆盒9、圆盒1、剔彩圆盒1、圆盒1擦抹或打磨；嵌玉剔红二层入角方盒1磕缺处收拾好	剔红圭壁念珠盒1磕缺处俱依旧意补好，不必见新；红雕漆方柜1裂缝收拾好
乾隆五十年	剔红长方盒1、圆盒2、嵌玉字剔红入角方盒1对、剔红入角长方大盒1擦抹或打磨	剔红人物长方盒1对磕缺处收拾好；剔红盆景4对收拾；剔红四方入角盘1另漆底；剔红圆盒1缺处补好
乾隆五十一年	黑红雕漆长方盒1擦抹	剔红大碗1磕缺处收拾，碗里、底足重漆；剔红人物长方盒1对磕缺处收拾
乾隆五十二年	剔红龙凤圆盒1对、红雕漆地黑漆花长方盒1、剔红二层长方盒1、剔红长方盒1擦抹或打磨	雕漆瓶1颜色收拾一致；绢花剔红盆景4对收拾见新
乾隆五十三年	剔红长方盒1、圆盒1擦抹	剔红万寿长春碗1缺漆处找补收拾好；剔红手卷匣2缺漆处补好
乾隆五十四年	剔红小圆盒4、剔红大圆盒1擦抹；剔红松竹梅圆盒1对、人物圆盒1对、荔枝小圆盒1对、牡丹小圆盒1擦抹，内永乐款刮去补漆	
乾隆五十五年	剔红二层长方盒1、小长方盒1、小圆盒1、高装葵花盒1、盘3、剔黑靶碗2擦抹	剔红二层长方盒1将中间并下层空屉板拆下，另落底安整底板；剔红高装葵花盒1盒里另漆，盒面磕缺处随旧色补好
乾隆五十六年		剔红手卷匣2改刻签子收拾

依据〔表二〕可以发现，造办处和苏州尽管都是从乾隆三年开始承担收拾宫廷雕漆的活计，但乾隆三十年以前，这项工作主要是在造办处完成的。乾隆三十二年以后，收拾雕漆的任务看似由造办处和苏州共同承担，但实际上，难度较高的磕缺修补和另漆里（底）工作大都交给苏州完成。造办处的工作难度则逐渐降低，四十二年以后主要负责比较容易的擦抹（或打磨、刷洗）任务。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库掌五德失手将一件雕漆盒损坏，皇帝将五德罚俸六个月，雕漆盒交造办处收拾。三天后，皇帝又下旨，将未收拾完的雕漆盒带到苏州修补^{〔1〕}。由此可以推断，三十二年以后，乾隆皇帝似乎更加信赖苏州当地工匠的修补手艺。

〔1〕 参见《总汇》第31册“匠作”，页654—657。

这种信赖还表现在有时命苏州“修旧如旧”¹¹，有时则命其“修旧如新”¹²，类似的要求似乎从未向造办处工匠提出过。乾隆四十五年，油木作副催长保恩失手将小旧雕漆盒三件磕损，灰头漆水脱落数块，盒身间有损裂，因“京中匠役不能收拾”，发交苏州，照旧漆颜色、花样，将损坏处收拾妥协¹³。由是观之，至迟在乾隆四十五年，造办处匠役修补雕漆器的技术已经比较差了。乾隆十四年，皇帝传旨将雕漆圭式盒一件发往苏州，盒上不齐全处收拾，再照此盒样另往细致里做二件一同发来¹⁴。乾隆三十三年传旨，将红雕漆罩盖扇匣交苏州，将匣签上“湖”字添配两点，有不齐全处粘补收拾，再照样配做红雕漆匣一件¹⁵。乾隆四十一年下令将内库收贮的嘉靖款黄漆地红绿雕漆龙凤碗三件发往苏州，碗里另漆素黑漆，得时先送二件来，留一件照样成做四件，刻乾隆款¹⁶。从以上三例可以看出，当时发往苏州收拾的雕漆器还具有做样的用途。

2. 填漆器

[表三]《总汇》所见乾隆朝造办处与苏州收拾填漆活计比较表

	收拾见新(造)	收拾见新(苏)
乾隆五年	填漆围屏1粘补收拾好	
乾隆六年	填漆宝座1换托泥，上身粘补收拾；填漆六方画片灯1对添挂络，收拾见新	
乾隆七年	填漆宝座1收拾；四方盒1名色签重填金；圆盘1收拾；填漆杌子4粘补收拾；填漆火盆架2收拾见新	
乾隆八年	旧填漆桌1照旧花样从漆见新；黑漆地勾填彩漆道三屏风1收拾见新	
乾隆九年	长方高桌1粘补见新；波罗漆高桌8粘补收拾	
乾隆十五年	填漆香几2收拾见新	
乾隆十七年	填漆案1另漆见新	
乾隆十八年	波罗漆面紫檀炕案1对补漆	
乾隆二十二年	雕填漆入角方盒1收拾擦抹	
乾隆二十三年	填漆圆盒1粘补收拾	

11 乾隆四十年十月二十日，太监胡世杰交红雕漆圆盒一件(底口有粘)，传旨：“将盒里擦抹好呈览。”于二十四日将红雕漆圆盒一件是将盒里擦抹好，因口底俱有磕处，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着发往苏州，交舒文将磕处收拾好送来，务要随旧，如不能合式，着发回声明前来。”参见《总汇》第38册“行文”，页658。

12 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太监胡世杰交红雕漆圭璧盒一件(黑漆里坏，外面雕漆有磕处，是装念珠用)，传旨：“着交萨载带去，将黑漆里另漆见新，外面雕漆有磕处粘补收拾，要像新的一样。”参见《总汇》第33册“行文”，页533。

13 参见《总汇》第44册“行文”，页13—15。

14 参见《总汇》第16册“苏州”，页775。

15 参见《总汇》第31册“行文房”，页732—733。

16 参见《总汇》第39册“行文”，页515。

[续表三]

乾隆二十四年		填漆方匣1重漆见新
乾隆二十六年	雍和宫香几粘补收拾	
乾隆二十九年	填漆宝座1扫金罩漆；填漆杆座一面鸾翎掌扇1对见新	
乾隆三十年	填漆杆架鸾翎掌扇1对粘补收拾	
乾隆三十三年	菱花盒1刷洗	牙花填漆盆景4收拾
乾隆三十八年	高装盒1、三层方盒1擦抹出亮	
乾隆四十年	方墨盒1擦抹收拾	
乾隆四十一年		紫檀波罗漆方盒1对漆水爆裂处收拾
乾隆四十七年	供桌1漆水磨蹭处收拾；圆盒2擦抹；黄漆雕填云龙膳桌2收拾	填漆入角方盒1对盒里从漆，缺处补好
乾隆四十八年	菊瓣盒1、圆盒1打磨	
乾隆五十年	二层圆盒1擦抹	填漆长方罩盖扇匣1将匣盖上字签刮去，匣签本身漆水花纹照样另漆，务要随旧色，匣底上年款亦刮去，另漆素黑漆

如果仅仅凭借[表一]，可能会认为乾隆朝对宫廷御用填漆器的各种收拾工作几乎完全由造办处承担。仔细分析[表三]后则会发现，迟至在乾隆二十四年，苏州才第一次奉旨收拾填漆器，当时送修的方匣还具备做样的功能^①。但乾隆四十年以后，难度较高的修补、漆里工作常常交由苏州完成，这一点同雕漆的情况极为相似，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苏州当地的填漆水平逐渐获得了皇帝的认可。

除此以外，乾隆皇帝还曾旨令苏州织造收拾梅李戳灯^②、彩油八仙人、福禄寿仙人^③等，惟数量很少。

四 乾隆朝诏令苏州成做宫廷御用漆器活计的原因试析

根据档案记载，雍正年间宫廷御用的各类漆器除了前朝遗留外，大部分由造办处制作，地方进

①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太监胡世杰交填漆方匣一件、彩漆匣三件、影子木方匣一件，传旨：“着交安宁，将填漆匣一件照旧从漆见新，彩漆匣三件仍用旧胎骨照填漆方匣一样改做填漆，其花样酌量，匣里不必动。再照影子木方匣大小另做填漆匣一件，一并送来。”参见《总汇》第24册“行文处”，页616。

②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太监胡世杰交梅李戳灯一对，传旨：“灯身座子漆水俱有爆裂处，着交苏州织造安宁收拾好。”参见《总汇》第21册“行文”，页761

③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太监厄勒里交彩油八仙人八件、彩油福禄寿仙人三件、彩漆莲瓣托盘一件，传旨：“仙人脸像形势样款不好，着交同德带去，交与舒文，仍用旧胎骨另改做，照莲瓣托盘上漆水一样重漆见新，照样再成做一分，各随银镀金杯，得时交宁寿宫。”参见《总汇》第41册“行文”，页412。

贡者极少⁴¹，收拾修补工作完全由造办处承担。乾隆三十年以后，无论宫廷缺乏专业匠役的雕漆，抑或雍正朝曾经多次制作过的脱胎漆和填漆，甚至包括个别彩漆和仿洋漆作品，画(做)样后皆陆续发往苏州完成。难度较高的漆里(底)和补漆工作也逐渐由苏州织造承担。苏州俨然成为造办处以外最大的宫廷御用漆器生产及维护中心。为什么会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

乾隆十年三月，皇帝曾感慨“(造办处)南匠所食钱粮比官员俸禄还多”⁴²。同年六月，内大臣海望在奏折中说，“京内匠役不敷用，需外雇匠，一时不得巧手之人，工价甚大。南边巧手之人甚多，工价亦小”，皇帝听后准许其将象牙缨络带到南方成做⁴³。乾隆三十三年制作《甘珠尔经》时提到：“经上雕朱漆填金经板二百十六块如在造办处成做，所需钱粮较费，且活计不及苏州漆饰精细节省，请将经板并经簾等俱行苏州织造处成做。”⁴⁴由以上三条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并结合上文从制作、改做、收拾见新三个方面论述的乾隆对苏州漆艺水平的逐渐认可，我们认为促成这种重大转变的原因有二：一是苏州当地工匠的技艺较造办处高超，日益得到皇帝的认可；二是工价低于京城。

此外，乾隆三十四年的一条彩漆制作档案也可以引作旁证。

乾隆三十四年四月二十日……将画得花神庙雕各样花卉彩漆供桌样一张交太监如意呈览，奉旨：如京内做不免糙，交扬州做。其五供亦要各样花卉画彩漆，着造办处画样呈览。钦此。

……于本月二十五日库掌五德等将画得花神庙各样花五供纸样三张随晚活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将此纸样三张暂收贮，俟积厚送到花神时定准尺寸，另画样呈览。钦此。

于六月初二日库掌四德等将按供案尺寸放大，画得炉高九寸，径过八寸，花瓶高一尺一寸，径过五寸二分，蜡台高一尺一寸，径过六寸，五供纸样三张，随花、蜡并原准过着色五供纸样三张，交太监胡世杰呈览，随交出合牌着色案样一件（上贴尺寸黄签），奉旨：准照大样五供尺寸，按着色纸样花纹，并按样，俱交苏州成做彩漆五供一分，随彩漆花、蜡、供案一张。钦此。

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库掌四德等将苏州送到彩漆供桌一张随五供一分交太监胡世杰呈进，交花神庙安供讫。⁴⁵

〈1〉 雍正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江宁织造隋赫德进沉香天然万年福祿一座、金漆万寿鼎案一件、仿洋漆万国来朝万寿围屏一座、雕漆五龙宝座一张(锦褥全分)、仿洋漆甜香炕椅靠背一座、仿洋漆云台香几二张、仿洋漆百步灯四架等。参见《总汇》第4册“记事录”，页199—200。

〈2〉 参见《总汇》第13册“记事录”，页530。

〈3〉 参见《总汇》第14册“玉作”，页20。

〈4〉 参见《总汇》第30册“造经处”，页581—590。

〈5〉 参见《总汇》第32册“行文房”，页617。

雍正至乾隆早期，在造办处应役的彩漆匠主要来自扬州^{〔1〕}。到乾隆三十四年，皇帝尽管觉得造办处的彩漆手艺粗糙，提出交由扬州当地工匠制作的设想，但彩漆供桌和五供的纸样画好后，却改为发往苏州成做。我们似乎可以推测，此时苏州的彩漆水平较之扬州还要高一些。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

（责任编辑：项坤鹏）

〔1〕 乾隆三年内大臣海望关于挑补造办处匠役的奏折中讲道：“臣查得造办处珐琅等各作房之南匠从前俱是广东、江西、苏州等处钞官及织造官员拣选好手匠人送来京应艺。今经数年，各行南匠内有年老病故者，亦有告退回家者，其缺尚未挑补，至现有之南匠不敷应用。臣按各作原有及缺少未补并酌拟应行添补南匠数目，另缮清单一并恭呈御览，伏候命下臣将应添补之画珐琅匠六名、轮子匠一名、广木匠三名寄字与海关郑武塞；漆匠二名寄字与淮关唐英；镶嵌匠一名、木匠三名、砚匠一名、画样人一名、大器匠五名寄字与织造海保，令其拣选好手匠人送来京，以供应艺。”（参见《总汇》第8册“记事录”，页256）从传世的雍正漆器看，大都是黑漆描金和彩漆作品，因此，乾隆三年命扬州拣选的漆匠似乎主要成做这两类漆器。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Lacquerware from Suzhou Workshop Dedicated to The Imperial Court in Emperor Qianlong's Reign

Yang Yong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107 to 125.*

ABSTRACT: Quite different from what's ever viewed that Suzhou workshop produced just curved lacquerware for the imperial court but the rest were all made in the lacquerware workshop inside the imperial palace or provided through tribute, the author's idea is that many other kinds of imperial lacquerware such as the bodiless wares, a few fill-in wares and a small portion of colored wares as well as the foreign-modeled wares be officially made here besides the curved ones according to his analysis of *The Complete Archives of The Qing Imperial Workshops* (Qing Gong Nei Wu Fu Zao Ban Chu Dang An Zong Hui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 What's more, it has been studied that Suzhou workshop also took charge of mending and fixing a part of damaged curved wares and fill-in wares delivered from the imperial palace after the 30th year of Emperor Qianlong's(乾隆) reign. It is thereby concluded that Suzhou partly played as the central manufacture of the lacquerware dedicated to the imperial court only next to the workshop within the imperial palace.

KEY WORDS: Emperor Qianlong's(乾隆) reign; Suzhou workshop; supplies dedicated to the imperial palace; lacquerware

Focus on Sales Administration of the Stock Ginseng and Its Byproduct by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Nei Wu Fu) during Emperor Qianlong's Reign

Teng Deyong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126 to 140.*

ABSTRACT: With the ginseng mining industry of northeast China being monopolized by the Qing imperial household, a mass of ginseng and its byproduct were officially submitted to the imperial court from Shengjing, Jilin and Ningguta during the period of Emperor Qianlong(乾隆), but their limited consumption ended in the large storage of these tributes in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Nei Wu Fu) who was then capable of administering the sales of the ginseng and its byproduct (proper term is 'Shen Jin Bian Jia'). With their extreme monopoly of market and arbitrary control of the prices, the imperial princes and court ministers were forced into purchase from them, even Jiangnan Weaving (Jiang Nan Zhi Zao) and some other organizations were impos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ales for them, which was consequently converting into an important financial source to bring in a considerable sum of profits for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It is therefore concluded that such arbitrary sales administration resulted from the supremacy of the imperial court, but resulted in the exhaustion of ginseng in the northeast China.

KEY WORDS: Emperor Qianlong's(乾隆) reign;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Nei Wu Fu); ginseng and its byproduct; sales administration